

六



漫筆目錄卷六

江陰一時三忠

少游詩病

蘆蕪白楊

安南邵尚書

附陳所由照



稼穡艱難

辨蘇小妹



糞田日

凍解

治虎傷

彩神圖

無首猶生

佛圖澄論敬慎

物名顛倒

定字父子苦志

爆字婁詩

俗語誤語對

百合

種山藥諸物法

柿柑橘

荷花

韭忌

字謎

居喪所守

夏都憲詩

仄韻三絕句

不着不盡

稻花驗米價

押字原始

鶯鶯辭

寢與鬼

邑城東門厄

泊暑撲水

鼓吹誤收

闢世俗釋道

詩謎

魏科預定

趙林二輪迴事

僧夢

豆二佳種

昔昔鹽

石婆婆

才不足憑

廢宅賦別

猴畏

日本婦餼

論相

論堪輿

以支名書

衛公帖

月泉吟社

顧瑛詩

筆脚

安道題漢高二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朝儀舉制之始

江陰令水利

三任銘

子言小說名

馬季廉志

薛華館試詩

稱后妃之本

布穀鳥

蘇黃逸詩

順正堂銘

蒲脯黑黃

居家制用

異僧艸書

漫筆目錄卷六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錄

江陰一時三忠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黃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按正德

者不止三忠又有光祿劉公乾先正統時忤振者大理顧公琳事皆載邑乘然諸公俱下詔獄猶得賜環至天啓朝忤忠賢斃詔獄者有租始丈繆太史文貞公昌期從叔柱史忠毅公應昇受禍尤其慘烈明朝二百七十餘年三遭璫饑吾邑代多殉節君子若謚典所及兩公外未數數焉成謹附識

少游詩病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蘆葍白楊

廣志曰蘆葍一名電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高飛

獨搖古今注已載

安南鄧尚書

附陳日照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為朝廷造神鎗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

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于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真余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木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我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賚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陛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詐稱陳甥請署國事公毅然興義兵伐之請

王孫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愬于朝季犛服罪請
添平還四年春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
伏兵于途殺之并及使者上聞震怒制諭成國
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
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阮人傑等一百二十
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
縣元戎英國張公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
員捷奏賜忠義銀牌二面勅公協同將官蘇
文作嚮導擊破雞翎賊水溢留等關平定上下二
洪州伏奇兵洩沔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艘
烟焰蔽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偽上皇
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闕下詔求陳王

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縣故事改國爲交
趾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勅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
郭專等三百六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
簡定作亂興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
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
禍福責以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
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
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
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
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榻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
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

營建盛甲厥製神鎗神鏡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
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于王事享年
六十有一 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 賜葬京師
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
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為唐宗室有諱公蘊
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吳昂無子以女昭聖主國
事閩人陳京入為國婿生子威晃執國柄殲滅李
族李嬪方姪潛婦其父鄧氏生子名萼遂從鄧姓
長仕防禦使萼生暲觀察使暲生瓊樞密院僉知
皆其國官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
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
江陰縣主簿卒于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

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
孫宜頒恩命 勅下戶工二部發給勘合 賜江
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
處沙田十八頃有奇 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
廕其後一為順天府儒學額外廩饅生員科貢任
用一為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 齊東野
日昭事在十九卷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
婿起家可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
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
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鵬化燕雀
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
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其叔乃特異之
每加回護會兄家有人之仕羅列器血頗盛至夜
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姻集于湘者至半途呼渡
子所須未滿歐之子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
以侯聞人言舟子遂因變姓各逃去至衡為人頭
受捕適主者亦闕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

邕州永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
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
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
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
選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又昏老家遂
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返
命焉其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訪其家返
稼穡艱難

稼穡艱難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
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
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余恐
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真西山論農人之
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插寫諸苦語語實際字
字酸辛夫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粒粒皆自辛
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辨蘇小妹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音踪未出香
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箇衝去聲額妹答坡云去
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箇長面女史
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
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
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
戲之語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
詩答秦少游又訛為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
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嘆曰子當讀書女
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

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傳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况于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煦撫摩旣冠旣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旣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籍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耆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

允誌云生三子曰景蚤卒軾轍爲其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爲稿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按祭文誌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于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諸公皆東坡旣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籍具在有目皆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糞田日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圉圉洩亦不肥氣之通塞爵賜不容掩也

凍解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治虎傷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戶多用此

彩神圖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蓋彩神卽今所謂喜神也

無首猶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婦饒卽畫地作饒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卽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一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

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劔南朱無惑萍洲可談云監左帑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佛圖澄論敬慎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物名顛倒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棣棠

定宇父子苦志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參藩益齋公子也得第後又入館選爲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于此其

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
烟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嶺
微誰傳漢武名聖澤于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
賡前聞定宇在家恐後場掛漏夜讀鄭淡泉策輿
不肯誦不休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
此余憶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畧假寐卽起
有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文
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
以相授不蹉一字少選又呼燈讀矣有志竟成蓋
於趙師父子驗之

爆字婁詩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

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
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
字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誤語對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
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對漱石枕
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
有一黑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
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種山藥諸物法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
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
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為香芋小者為落
花生或云即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
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柑橘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
稜乾瓢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
橘類而皮殼略異温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
瓢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稱橙非也

荷花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忌

韭菜最忌零陵香輒消死

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貝字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木了又一

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着了字又

字一字口
字是極字

居喪所守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
人乎日記有之疎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
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
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日記亦有之三

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日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日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于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爲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

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詩謎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燈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于燈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劔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時本

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
劉城一見能識之巽菴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
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儔伍中
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
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夏都憲詩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
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
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
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却詫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爲
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
閱之惜當時槩刻未從刪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

之作曰紫駟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沉萬斛
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徇國平生志
移孝爲忠一世心遙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
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
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巍科預定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皋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駕識
拔許之姻隆慶戊辰秋邂逅曹于邑之觀音寺中
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婿雖
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室謫巷議時常括耳今
私心竊自慰也雲亭雖具隻眼乎其苦心處人
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

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偕郡年家同
孫公觴于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
偶于席間戲謂孫云雖遍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
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宮射策得高第歸丁外
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
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爲狀元第二人待
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
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
聞孫公隣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于某家堅拒
淫婦之事則巍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
嚮答麾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哉

仄韻三絕句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
人聞語未開門透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
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
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
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仄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
閒誦一過如披圖畫嘗欲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
以俟

趙林二輪迴事

陳環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
全張子徵讌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
世趙某子爲大同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途飲火

酒大醉臥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遽爾氣絕魂遊
溪邊見犬來畏爲所嚙適有孕婦在旁卽避身婦
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身爲嬰
孩卽悟托生在此北地貧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
日夫耘田婦爲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
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
婦云產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言生懼
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
呼其名曰我是某托生是爾母舅不知我父母妻
子何似其人婦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携
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
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爲增廣生

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庸各有詩紀其事
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爲山東東昌府高唐
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于隆慶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卽能言接武欲試
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兒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
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扉不知後漸自
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
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
闈偶醉臥不幸中煤薰死死爲城隍以享穢婦之
祭復謫人間轉生于此其未生時托夢于姻家國
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爲任丘縣城隍有婦人
衝突上帝令脫胎于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爲子後

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計已適君子必携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臧也鑑塘驚寤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于衷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探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卽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于捷時故名喜云來童一見卽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爲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云云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

其實泣且拜其中又有出所袖鏡及綉袋問訊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爲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啓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粧非藉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于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果合儒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爲地方奇遇事上于州

州主曹侯鐸上其事于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
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携兒入兒揖稱羅曰公祖猶
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
則曰老師衆皆竦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
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
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
薰死冥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卽認携來鏡
對僕寧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不着不盡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
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
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

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僧夢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少爲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
留語恍惚夢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
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龐雜不足傳

稻花驗米價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
金花貴也

豆二佳種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
杏新出也

押字原始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末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昔昔鹽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

蕩子風月守空閨常飲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嘏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個謂歌詩之鹽字如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慎丹鉛餘錄云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

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
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
味苔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淥泛瀆流今來
承玉管布字轉金鈎

鶯鶯辭

曹公驂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吳中
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
風韻矣辭曰輝輝明月素流光茸茸佳樹暎深房
強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嬌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縈
牽元積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
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龐不吠垂袖
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雨千金敝質輕相許

魚紋字減不知年竹緒縈絲今幾縷一朝獻賦獵
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御
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戶笙歌曙欲浮富
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時離別成統
扇棄置徒勞賦會真始初與君歡愛時何言中路
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
復淒淒嫁娶不須啼皚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絕况
我輕事人已矣勿復陳東風沸海浪無痕皓月西
流魄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
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絢絲絢絲歷
亂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緩蘋風不馭歸應晚恩
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丹誠泯六如妙手開蛾

眉鴛鴦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神會霏紅杏翠
蕪東來但驚旭日照深殿又似明霞驅曉靄宓妃
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俱傾危與余瓊珮結心契
慰余問訊陳幽懷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
摧悲須臾變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
語固不妄不信請視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寓無
鹽褒姒成青苔風流獨爲鶯嘆息記言難值曹王
筆神光一絕無還雲賴有鮫鮪能記憶融怡似欲
妬陽春玉骨冰肌自辟塵鉛華不御嬌波歛欲言
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摹唐
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儔披
圖浩歎歛與神交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霜繁葉稀

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
之

石婆婆

圖徐音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髮儼
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輿鬼

寢輿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
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
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才不足憑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于門望
見顧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

烟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卽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
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
莘中正德丁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
以觀人如此

邑城東門厄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入餘
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
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
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
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是驚異

廢宅賦別

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權爲

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猫隨我
不知貧慙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
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
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泊暑撲水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
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
剝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
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
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猴畏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鼓吹誤收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日本婦飾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裁極齊服飾有扇子錦

闢世俗釋道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

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諛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

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
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
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
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
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
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
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
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
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祭禱經呪符籙
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

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
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
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
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
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
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
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
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祭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
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
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
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誇張爲幻
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

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禁黠亦無所措其辭矣右二條乃整菴羅公欽順困知記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格論也

論相

楚史欒杙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

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演錢氏私誌載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灼艾集云吳處厚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

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譚閨闈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眾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

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

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

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按新

話載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灼艾所載互有不相同處今撮其異者附見于後夫入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其美食分人四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夜臥不使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憎怒十六也文過飾非十七也不毀善害惡二十

論堪輿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上澗瀝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

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
輕水禿瘦重水燠燄甘水好美辛水疽瘞苦水疴
偃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
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
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
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
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
美惡若執券探懷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
此構穿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
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
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
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天棺聖周漆梓

柳妻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
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
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
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
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
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
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
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
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
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
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
水山頭不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
儉勤三也無竣宇世墻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
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
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
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
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
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
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
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
二十二也閨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
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
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

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
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
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
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
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
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
之感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子言小說名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
舌耕或作挑閃

以支名書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馬孝廉志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于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所撰馬鳳志銘可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曆己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數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秩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疊疊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徵乎馬君貧次骨矣世訕于貴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恒無儲貯不蔽肘許語交謫若弗聞也者枵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膩媼友問遺卽一介亦辨諸義謁客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遇貴人一長揖外

不作媿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避力不能鬻一書而假讀于友已又輒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群而試輒殿貴耳者遂下其品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干人歲恒家食卽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痿婦家有懟言君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不索所聘旣絕婚而痿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饒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貧麗六極楊韓二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卽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爲難無諂

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幾于樂
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
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
名旌善一旦橫罹瘐死于獄君旣長而審其寃自
號驚鳥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爲荆吳君亦遂應
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
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願事主
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
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于馳逐倦于酬酢
遂病瘖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竄去報捷之
旦君入市携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脚至矣東
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嘆曰彼蒼其有知耶于

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費持金獻之比聞訃
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
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
門弔者在閭矣夫旣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旣成之
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
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
第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
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
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
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
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
而湮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

之畸人

衛公帖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
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聞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
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
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
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惟恨垂沒之年須
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
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
匡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
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薛華館試詩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
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
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
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閣月試中秋無月詩
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
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疎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
塞迥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欹枕萬里碧
天人倚樓寂寞遙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鷓鴣裘或
曰陸貞山公粲代作

月泉吟社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
者爲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

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縣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翺、吳公思齊主于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褒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于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渭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春日田園題意。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

要拋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却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誓詩壇文。月泉舊社久寒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做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

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
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
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
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鄒曹何幸縱觀於
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于齊盟一點無它三
辰在上 詩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
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于適然之感而爲詩者
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
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闡興與之入律
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
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
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

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諷
頃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
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人于賦稱
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
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
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
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摘中園之蔬與
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耜者桑者競載陽
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
世出而作人而息優游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
吾後先也其餘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
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

折衷則渭豈敢歲疆圍大淵獻脩契節葵月泉吳
渭拜手書時元之前至元春日田園襟興律五

四韻餘第一名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老我無心出市朝

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
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

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

蘭春思倩吟鞭着面和風軟似綿黃犢烏犍秧穀
候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鉏健婦踏烟壟抱甕丈人

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鵲 第
三名高宇杭州西塾梁前聯妙于細合後聯引

高末借言雜膏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

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
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着

東風總不知 第八名倪梓義烏陳堯道字起

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深柳人 化日村田樂春風

澹翁東陽名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 月

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斜陽恨縣上勛勞

千古思浩興歸來吟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 第
廿三名天目山人義烏吳天祐全篇是雜興木

其中且無一語塵腐

野水渾邊戲乳鵝疎籬缺處晒耕簑

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犁需

婦饁翁歡擊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巡

檐住蜜窠第三十名陳希邵義烏陳此卷首

篇題上生題摹寫各盡其妙與其他畫蛇添足者不同姑真諸此以為手抄之冠紙價當為高矣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

繙鬼册有時乘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

兒童鬪草嬉偶物興懷渾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

花月照紅生咲面柳風吹村聲盪耳烏鹽角社酒

柔情玉練槌閑悶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乍舒

情耗曝花生陟覺眼迷離才呼粉社人同醉又問

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懶興時放草地牛

眠易熟聽花村鳩起來遲蚕桑辛苦從渠婦稼穡

勤勞任我兒疎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

驚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旗曾因鬪草爭心起每為

看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

牛犢健陰晴每付鵲鳩知托尋花去將子樂借卷

桐吹寫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

秧韭菜。趁情樊圃樹棠梨。山烟青笠等閒去。沙地
鳥健和醉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
驅犢父。坐觀鄰。姬試鵝兒看秧時。測水深淺種菜
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蓐食出門
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護有心情在。耕綠
寧甘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
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菴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
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八名感興吟江桐此詩無一字不佳未語
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觀

風亦足以
戒開者

兒結蓑衣婦浣紗。暖風疎雨趁桑麻。

金桃接種連花藥。紫竹移根帶笋芽。椎鼓踏歌朝

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

鹽定權茶。第四九名王進之建德以雅健語寫

之典見東君私我此身閑。脫却青衫野服更桑

可以絲麻可績。麥宜績食非宜。羹分甘壟上耕雲。

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

語流鶯。第五十名元長卿義烏陳回文二首

出苦香紅眩眼。纈蕤英竹杖扶吟。縱步行桑眼

暮含青蕾。小麥鬚蝦磔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軟

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

烟晴。犁鉏徧野沸耕農。血吻鶉聲一樹紅。畦轟

曼筆 卷六 七 德堂

秧針青剡剡隴翻麥浪翠茫茫雞鳴晝寂花村雨
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
籠葱第五一名聞人仲伯義烏陳三首分作
演態非苟為敷演者所能及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
上眉門巷日高人掃雪池塘烟漲水流漸杯杵新
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開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
來小雨過前陂田園興在牛春天春事關心夜
不眠護撒秧畦須擁水闢栽蔬圃更隄川青囊子
粒鄉風舊翠箬靈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
聲撥穀野橋邊田園興在晚春頭且說田蚕兩
事休榆莢雨酣新水滑棟花風軟薄寒收青楓蛾
子催桑月綠樹鷓鴣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

呼薄酒背眠牛送詩賞小劄月泉社吳清翁

盟詩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
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
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
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公
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
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第四名止第十名各
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第十一名止二十
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第二十一名
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送
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參記號通榜

曼筆
卷六
三
世德堂

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啓羅公福 伏以月泉
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
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響武林舒翹
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
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
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
多矣餘如玄穎并致篚筐 回 讀淵明詩久識
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
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泉寒撫景
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覲周雅之可追竊
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某羨珠玉之在
側黍糠粃之播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

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
名深恐蹈柳子之召開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
囊之榮賜侈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
感與筆墨以志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稱后妃之本

相臺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關雎后妃
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
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
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
知是詩皆述旣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
若在室而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繭紙唐人逼體臨若以
評書推畫法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

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
穀因重叠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
公郭婆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蚕看火
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筆脚

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黃逸詩

蘇文忠公真跡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
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

飲三千客應咲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裏將軍已築

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

黃謝看其三字缺一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

肝字缺一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

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雲清牙頰身觀飛

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字缺一官

黃山谷真跡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徙居圖莫言家

具少於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携三稚子仙

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鷄犬應難戀舊

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

谷道人因得觀而敬贊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

長

都南濠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
庶字亞夫嗜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
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
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
蝸叫噪若交舊蚊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
臥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
直繩寒泉深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
右賦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
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遊老僧山中嫌月
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着閒樹木故要滿坐
清光來右明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
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

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
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曾見

谷全書伐檀集
已列其間矣

安道題漢高二絕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
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
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
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讀
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順正堂銘

徐天全先生有貞為侍郎徐圭一公作順正堂銘曰

徐天全先生有貞為侍郎徐圭一公作順正堂銘曰

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爲正室家攸宜主饋相
祀維婦之職織紝組紃維婦之勤閨門之內事事
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客
爾媵貳謹助君子母効薄俗爲彼勃溪母作長舌
爲彼厲階所從有三爲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
替此乃其早年筆字畫甚是道美宜其爲吳中秬
林冠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
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
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
詩畫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

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
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
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
風咲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
加嘆賞

蒲脯黑黃

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
爲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爲
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
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
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
也故後漢涿郡崔琦 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

救禍敗反覆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脚力廩給即續食計偕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梳山居家制用

陸梳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

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漑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何變易銀鈔其六分作十月之用閏三月則分作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蓋以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其所餘者別置簿至備後無度則入於罪戾矣

世德堂

收管以爲伏臘裘葛脩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母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况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

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菑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右上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旣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恣然則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决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

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喪用三年之助注謂助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為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前所言一切不講者所費所謂迨其謂之足矣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

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為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鑄于農圃堂

江陰令水利

葉水心集墓誌王柵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

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異僧草書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丘道松書真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徽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于石近年燬于火此邑人所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三住銘

施肩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終

